

			四	三	漢
			二	十	書
			二	五	門
二	五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市文閣内		
二	四	漢
七	二	
三	五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50
冊數	2 (1)
函號	273 211



陸羽明先生著

每部紋銀叁錢

詩通

書林童憶泉梓行

詩通自序

經旨為句說而清多矣猶不能清毛
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
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或反覆言之
或叅幾言之總言人情而欲言而又
以韻為體章各分韻以叶成章依陳

序一
諧聲一情指自見非若他經專說道理
任後人之窮深極微以求合者也紫
陽氏說詩亦重叶韻說道理處絕少
故不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生微
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
言波變風刺深之註槩認為淫變雅

近美之刺即判為美耳要至卷之止
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礙依文衍義原
是舉業家譜而詩義兼欲以其聲韻
度為筆下之韻舍詞義安所求之照
少從先子受詩心是口傳先兄則畧
標大指於書頭今予受將朱傳尋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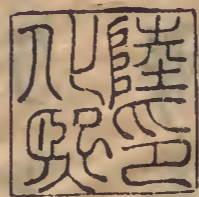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已丑始從錢氏
塾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裏
以臆見附於先先所標之後於考證
猶寥々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說乃思
涉獵序傳箋疏摘生粹者筆之嘉偶
有會及有聞於友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通於雅頌左國之通於風三
禮之通於祭祀燕饗者隨閱隨記積
之數年書頭塗註殆盡無非期搦管
可徵有根據不致純謬畢露而已後
先錯雜未遑恤也壬子北征付兒曹
分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為書肆

物色因予告以果欲定本須為伊整
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紫陽分
章小註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
註而逸者次乃錄紫陽總註認以小
序最後乃綴以家庭而聞與管窺所
見合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訓詁與大儒把柄了上在目參觀互
證於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黜之不
休迨蓼莪既慶心緒斐然不堪作此
瑣細工夫無以謝肆中人聽其持初
稿去總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闡中四
義作計厝意甚逸取資甚優如予向

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近是
愚矧愛我多乎哉風雅未淪凋博代有
揚於緒正何患無人姑識予初意如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中



詩通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休徵
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
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
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
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

無可拊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泚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况大邦有子。文定吉祥。其來已非一日。亦何事懸慮。勞此寤寐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關。上。睢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是上句。而洲字與述字韻叶。窈窕訓幽閑之意。便見非幽閑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閑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就容儀動靜間。摹寫其德性。若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着窈窕總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得女字。則知太如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面目。自知這箇配匹為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內治等語。與窈窕好速。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泚字。述上加一好字。便雖然有喜樂意。苜菜柔順。芳潔可羞。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苜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摠括下求之不得四句。眼與眼。膺義同。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際頂寤寐。思服。越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左右采芣無所不用其采與烹芣也故亦曰無友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泚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婉婉媚順意則云親愛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娛樂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懽忻湧躍不能自己而如此疊咏耳

葛覃

還昇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為主尋味語脉却以為將歸寧而追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為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夫早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關情則殊覺其成為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諸

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葛反似太難而帶上歸寧政以贅疣且幾于自誇孝敬矣

黃鳥飛鳴只閒一點綴葛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女工之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刈二句正所謂親執其勞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為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縑之類看服之無罨是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垢敝時言也註意不須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禮衣不必是葛

害澣害否，車承禮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
蕞商詞，與楚詞蹇與羗一例，不必認是畧施其工，無取過
飾。註中且曰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末要
際收，幸得暮成意思。

卷耳

采物登高飲酒，總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真彼周行，真
采者，于不采也。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
要稍寬懷耳。姑字亦有深味，馬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
云何吁矣，言我當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搃來上
三章，只是一意層疊言之。○首章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

後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
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興緒耳。意言在外。

樛木

三章總以卑順受益為興，樂只即指逮下之德言，脉在
衆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
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纍是繫乎其上，綏有保定
孔固意，與維繫相似，荒是偏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偏覆
相似，縈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陷意，與
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疊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螽斯

此詩德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層疊言之說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說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既飛而歛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楫子孫是已然事故曰宜振以壯盛言繩以生育不絕言蟄蟄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夭

桃之夭夭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兔置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置兔武夫之才層疊嘆美之耳註中雖字猶字俱贅置兔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述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復相應參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蕭是網罟綱舉目張之象枵謂之楛枵楛入地張置其上也趙非贊詞只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魯少文公候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

耳。公候何等謀猷。蘊籍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就壯猷。頌抱足以折衝禦侮。說扞外衛內一串看。仇不應作匹偶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候。心膂之托。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述腹心。總脫才字不得。

采芣

小序曰。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離。兵役不息。戎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始樂有子。知此方見采芣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根柢。

却平之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采有掇捋結禰。逐字際頂直下。掇者拾其穗。捋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結禰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溢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嘆羨意思。通重在不可求。上興以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凜不可犯也。註中端莊靜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而知敬說。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不可泳。不可方。亦際靠着漢廣江永。不為泳之方之者說。

泳以絕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
 刈楚有愛其翹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
 是預擬之詞從來將秣馬作願為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
 護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馬服御良光景而不
 可妄求意在其中矣
 平者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
 二章遂言之于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
 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為欲見被化強為秣馬之
 說看詩人語却尖巧不知即如此看其被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曲盡久後初歸款款慰籍情況註中追賦只指首章
 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孔邇此摠是慰解積勞之深情耳
 ○伐條枚條隸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防蓋防以
 禦水其狀如墳也怒訓饑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蓋人
 饑而思食其意怒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饑而思食也便有
 恐避棄意棄不是拋撇照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
 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遂慰君子
 取喻魴魚見君子筋力之弱頽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
 之別覺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燬就役事不息言父母本
 惠鮮懷保說孔邇即有怙恃可瞻可依意蓋民望仁君

在上。近固近也。遠亦近也。不作地說。亦不須說到忘筮。還是慰。以身雖已瘁。後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麟趾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得于家庭。便是于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嘆其同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預期以興王。須說得渾融。

鵲巢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興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

德字。而其宜有此盛禮者。則德也。居之。謂始來。據之。方是居之。定。盈是居之。滿。詩本以鳩言。註言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兼送迎而成。于歸之禮。言見得無曠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兩。雖是車。而儀從俱載于車上。故註又指出娣姪以貼興意。章旨却不重此。

采芣

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含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上。初。初。上。見得。總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意。祭統云。君純。

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濟。夫人薦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為立言之序。
于以采芣，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緊相呼應。箋曰：于以，猶言往也。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芣似艾，秋香美，可生食，非水產。沼池之曲者，沼即池中之水，猶云采芣于沼之也。爾雅曰：小洲曰沚。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芣則于此用之。被之二句，各一直說，下言如此，其悚敬者，乃夙夜在公以

薦芣也。初，亦然。只重僮，初，夙夜旋歸，不須多說。僮者，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初，者，行有節而被無急遽之意也。俱要點與公侯之敬相協意。昧晦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禮所謂質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蟲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寔見者，見其顏色，觀則有接遇，密邇意矣。冲，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緊相呼應。愀，傷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謙之

詞則字竄重必既見既觀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哀世迥別

采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采而盛之而湘是循序筮莒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嚴敬整飭即此意也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奧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蘋藻尸之際頂奠字來

甘棠

此詩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斲曰伐手折曰敗低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愛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是上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爰憇說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行露

全詩總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愬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雖其貪滯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誣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風夜。俱是寓言。速獄速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柰我之不出。何也。○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夙與夜。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強

暴之速人于獄。豈待有家哉。角音鹿。嘴尖也。牙為牡齒。是齒之大者。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滯物。鼠貪物。故取為強暴之興。無家速獄。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逶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蛇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泛容自得。

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革者毛毳而革存也。縫者革故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亦是一証。

殷其雷

序曰。殷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巡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殷。輕雷不動聲也。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殷。照莫敢或遑。此反興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下振。二

字有許多思想深意。早畢事。是朱子代婦人周旋語。意見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標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桃夭已過時也。莫作熟梅看。傾筐墜之。亦是遑遽意思如此。未必遂是實事。求我。重在以禮上。迨吉。迨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始先定約。徐俟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遑。恐晚之意。正其兢兢自

守之深慮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妬與已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蘊藉。即說命亦須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激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稀星三五之少。興風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

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昂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昂二宿興衾裯二物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嬪始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還仍是通宵。但進于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澣濯。邀慎自衣服以及綦屨。進則承恩寵于貫魚。掌即叙于燕寢。退則候鷄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女君多如許敬慎勤勞。抱於與裯。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

衾稠是君所寢大被女御或抱衾或抱稠以進于君是其職分但使值女君之妬忌則雖欲循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幸。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慶幸之意。三不我虞辭氣和平。興各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復入。江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岐。則渚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派。總見不能獨行。反興嫡之偶然獨行也。悔處嘯歌。皆是賸行時。遙想正嫡如此。于禮未安。故悔。幸與禮合。故慶。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說。側重

在歌。○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象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芣芻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標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意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茅色。况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願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三句興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思以撲椒藉死。庶而束以白茅。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

下意舒而脫。非教他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悅。是不得近身無使。尤吠是不得近家無字。猶言不淨如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時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景。不挾貴執婦道等止。此際俱無用處。却須倒逆平王之孫一句。認出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

敬且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驕是肅雝前一層話。執婦道是雍肅落一層話。下將平王二句反覆咏嘆。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昏配何等合。故興意再發兩問。俱有容。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王侯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允至仁無心。群

生麼顛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為葭為犯自出
自蕃而我善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
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益贊度
下吁嗟亦不用轉
葭澤草蓬陸草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豝

栢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味首二句只是一堅貞為
質失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
汎流情景匪石匪席不離栢舟意義稍二章正是隱憂

中苦趣不得不明說也

首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三句四句一氣直下憂而
曰隱有未易語人意緒大全云入有所憂則其心耿然
惟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本是隱憂而加一
如字悽愴更深
不可以茹只寬三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暗引起下章
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愬而見憫庶無
故疎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怒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
把兄弟說壞
不可轉是安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備

為富全備而從容中禮為閑習。兼二意。纔是棣。此六語。是展轉求自己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已也。與上節匪鑒相應。憂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懽然相得。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愠遇我。反若得過于彼者然。由此媒孽中傷。是謂覲閔。由此而褻慢侵凌。是謂受侮。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豈情所能堪。所以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取寬苦根因。一齊撮到心頭之意。纔寤便拊其心。自怨自艾也。迭訓更直是更易。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更迭而虧。持以已。

意假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註中煩。寔是心煩而負屈。曠眊。心皇惑而亂也。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決絕之詞。非義不可去而安之也。照如匪句。自得共解。按小序曰。拍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詩。

綠衣

此詩比拍舟愠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之道。首以表裏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心憂不須推其流禍。現下兩章。只思處變。則憂亦際頃各

詩經 卷一 國風

章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廢棄之意。既已幽微勢必至妾居其上。不必拘失所益甚。沈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晁得作者婉約至意。綠惟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嬖之。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締絡。益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恨妾之見嬖來。益嫉妬由此而生。未免慶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慶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也。後思古人。恨已之過時來。蓋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慶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俾字與實字遥相呼应。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燕燕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于于歸以夫亡也。以子弑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此豈舍尋常臨岐。但步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言瞻望弗及。意皆襲闕。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首尾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若思仲氏之賢耳。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便影着已與媽相依光景。差地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

也。胡頹、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夫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泣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情景，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妻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淵慎所送出，終字亦要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

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蒼意，以定字為骨。定、止、與、回、惑、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冀幸一悟意，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春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沒好說話耳。富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霾曠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須體會不敢斥言口氣，首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復蔽愈深意矣。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笑兼之教而已。

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酷肖勿泥註。

但又有三字

狂惑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閉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曠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須帶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首疾之謂。

曠以喻惑，虺以喻狂，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曠之陰，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也。

擊鼓

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首二句側下，鼓聲鏗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

如此土國二句不重役使不均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
之憂見已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予則謂兵凶
器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
露何妨就此摘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之失
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備先
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和睦宋與鄭有仇故
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後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
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
居坐所安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當居

當處之所與喪馬分三項味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蒙上
憂心來所謂無鬪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說下
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合離俱不忘棄是約誓渾成語不必
為下文不言死生若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時
縵縵叮咛語不作兩開不我伸亦原就不我活脫下須領
其憂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
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
就幼時說。
次章以母子應凱風棘新。故屬興。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
風美而材不美也。以興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
曉。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肖子也。且勿露不能養親。悅親意
毋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
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母氏
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莫字。全是自怨
艾意。

雄雉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止是善懷。處首言阻隔。只是遠行
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悠々我思。俱含恐其不能自善。意
直至知德而戒。則伊阻者不速。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
寬耳。註從後。該得廣。不止說從軍。
自貽伊阻。以君子急于公義。盡瘁事國。說自貽二字。能有
味。展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
根上伊阻。舍下保身。瞻彼日月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
之往來。而俱長。瞻字緊。關思字。蓋眼見日月之升而沉。
而復升。明而晦。上而復明。而不見君子。此際千端萬緒。齊
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悠々。不止思從役之久。道

言通一卷
國風
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忮不求。正所謂德行。本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後為爭功爭能之地。尤宜曉此。明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若此要之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匏有苦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托喻立案。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造。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禮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造者矣。譏刺意在言外。

匏有苦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嚴也。凡匏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匏。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厲。深字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履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裏衣禪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濟盈。喻淫欲之溢。雉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曰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送非其偶。總見其無復顧忌。盡反人道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造。分屬男女。

詩通一卷
國風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旭日之始。升而奠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冰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迨字。賤相呼應。註納采用鴈。談請期在內。以納采為六禮之始也。此納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送。若不待此禮。而直棘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送舟子之招。象與可哉。須字。策有味。○序曰。匏有苦葉。刺鄭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德不在色。夫之棄舊憐新。重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勞。免于奠覆。可謂德音。莫違。有如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未動以念已為新。疾時則悽惋極矣。首言夫婦宜和。采其德而畧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實承上說。以陰以雨。串看。言陰而雨也。鼠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從。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勞意。莫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違。說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逐之則不復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為比。與平常比。作異。語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

形已之太苦。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哀，并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者，猶懲之，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閨中，我笱比閨中事，我躬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隣總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箋云：匍匐救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往救之，况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勉以疏喻親也。如如章似于婦德更切。

昔育，即何有何無時事，恐字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故曰比于于毒。我有旨蓄二句，是白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項氏云：洗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洗潰是形容他暴戾剝狠氣象，語肆非上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此自其將棄時說來，墜來嫁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態，婉絕悲絕。

式微

微字照下中露泥中者，即後篇瑣尾流離之意，胡不二字。

是感勵其君聲口歸以興復立說微君之故為君圖興復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

旄丘

此詩以靡所與同為本旨但先設疑寬解而後諷之因總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濶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次章何其久也即是多日而又頂必有與也發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客

途之苦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悼危亡又思興復而總不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

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沒有威靈氣焰若此流離本鳥名泉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譙備之意充耳瑱也瑱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得安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意思

簡考

此詩關口說一簡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蓋所以脫畧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人意若遇西方明主先不容我做此事我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考二字高唱而下。攝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上說。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上處。已屬然是一舞人。亦無不屬目矣。俱。就形體。魁梧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倚重在御馬一邊。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處。有力二句。一連說。言出其勇力。以執纜。而聲控無不如意也。執篇以通中聲。乘程以飾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于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云誰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欲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水

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是有懷于衛。神脈未嘗絕望。首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害。宛是謀度之詞。

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是衛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侯夫人。脂牽平看，載脂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設牽在車上。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不瑕是得無二字口氣。末章出遊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際。挽着茲字當虛字看。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喻昏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興嘆，不必貼出正意。窶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室諷根因，莫知指上人說。艱頂窶貧看，已焉哉言固不見知

于人亦無望于人矣。謂之何哉。猶云不消說得。適我者到我身上之謂。埤益輻輳叢集意。敦我者擲我身上，不復顧恤也。須知此等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推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謫。○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喻凄慘之象，狐鳥喻不祥之徵。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雪霏而密，則不止于零。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狐鳥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入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鳥也、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決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形、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新臺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得非所求、泚泗皆泄水義、臺在河上、故也、蘧條成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

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是少有的人、

乘舟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設為憂疑之意、

栢舟

栢舟不取怪、緣只取有定在之意、兩髦借之以暗指共伯髦、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特有狐特之義、而訓匹者、猶治之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公和、

言通一卷
國風
牆有茨

中箚是闔內隱奧之處○上滂曰丞下滂曰報

借老

通詩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借老二字是詩人史筆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頭玼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上加玉作三件一串說象服即副笄玼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借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居尊氣象耳

玼兮二句言服鬢髮二句言容貌玉瑱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宣姜言見與他人之翟不同揚訓上廣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為春山橫黛以此天與帝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予虛賦所謂眇々忽々若神仙之髣髴也

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笄六玼皆所謂象服也清揚類作三件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寬和然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沫即書沫邦紂之舊都

詩通一卷

國風

三

鶉奔

鶉與鶉奔。鶉與鶉疆。○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弑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入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公之長庶而後之兄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民。榘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恁地詳審。纔營建了更恁地勤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榘木以驗富庶。是得榘心之效如此

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實貫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

以作室也。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定。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此皆作楚宮時事。種植亦營建中所不可廢者。但其所樹必取可以充籩豆。伐琴瑟。隱然闋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此興便是呆話。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蓋樹臬止正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降就下履言非逆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止求後來好。故後來果然好。尤戒隱。指民安物
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心。不是空
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
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業。而却在收履轉。點出此詩旨
所以為妙。

蠅蝻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婚姻
正始之禮也。註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禮。大無信二句。一
直疊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

矣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
鼠。見爾雅。翼儀指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反為文。曰止者
是謙抑退遜之意。禮則舉全體而言。

干旄

三章只一意。車馬旌旂。不過大夫常儀。為見賢而出。故極
道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何以
三字有踴躍贊嘆矜詡不盡之意。蓋事出創見。極為賢者

慶幸以為不知何等陳說可稱此殊遇也。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有干，有注旄，曰旂曰旒者，蓋旂之正幅為繆，旒則未乘者也。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朽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儀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載馳

序以此為許夫人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其先，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衛之。○迫于歸唁，以控

于大邦二語證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實事。憂大夫之來，怨大夫之沮，俱非實情。不過曲寫其煩懣難堪，遙迫無聊之意耳。言下却善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獎圖興復意，只未說出詩作于廬漕時，故曰至漕，跋涉是來得忙迫不避水草與憊，言至，俱是意中摹出虛景。不遠者，此心依，只係于衛也。兩段止一意，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活看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玩亦各字可見。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稱則少不更事，不識

人情在則執物自是不返人情正與有行相反
歸途涉麥亦是設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
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苑。則為今年
夏。尚未開隣邦救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
事耳。因猶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極指大邦言。百爾所思。
只是多方為我擘畫。如致書遣人于義不悖。而情得以達
者。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正中所謂懷何。云不如我所之
哉。上云。衰穉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甚。其詞悲。

淇奧

興各止五句。各開說。雖有進感尊嚴成就之別。然章旨互

見得力全在切磋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故
與服稱。特到末方說出耳。瑟個赫烜與末章下四句。亦各
就其德之發見處咏嘆一番。非有淺深也。

竹內虛外。剝清勁無染。有似心體。故取為興。如切是剖析
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
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礪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必分
知行。瑟是端莊慎密意。備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個
不同。赫是氣象充盛意。喧是光輝發越抑之。而愈揚意。有
斐二句。只根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措沒世。
免耳。用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

王為飾謂之綦諸侯王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常飾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丰儀肅然贊嘆之意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下句總就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較與拭皆車上橫木較在拭之上致敬則俯而憑拭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矜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也戲是戲動譎是譎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就是自如了故即重較以嘆之戲譎着一善字已有不虐

意了。下句只是上來。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考槃

通詩以寬字適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澗之旁有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槃句不要看作冥冥境界寬適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注此字各就此三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之而又歌之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適從草從過有草之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言通一
退而窮處

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就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嗟之味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頎然而長衣錦褰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侯者通稱也情正是笑之巧盼即是目之美來嫁事輕還重在人情懽喜上四牡二句是馬翟第是車朱字翟字要緊朱憤擬人君之貴翟第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未二句分明畫出舉朝洵為入主嚴重大

禮光景說出相親却似昵

河水章重未二句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姣好上看

氓

詳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然是悔之無及真可扼腕苟文若之失身曹瞞柳上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所無以難其事此是卜之體卦是萃之體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興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歲食貧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照後章老使我怨可見不爽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

終相背矣。罔極二句緊承上恨，再歎其過。是通篇之主。罔極反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泮言事皆有到頭處。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只為女子有竹遠父母兄弟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自恨不得笑語遊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篤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終見其絕意也。

芄蘭

芄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本不勝采，故以興童子之佩。觴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與之容，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較子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推崇言方渾厚。

詩通 卷一 芄蘭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玦見說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誰謂二字最可玩。一沓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曾不容刀。明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之後。即為王也。執爨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周遷在衛之東。故云之東。膏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兩物。魯造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可証。膏潘也。潘內則訓浙米汁。願言即甘心之意。萱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

有狐獨行。喻鰥夫憂其無裳。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

言通一卷 國風
故托無衣以憂之。從梁而渡，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帶束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為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琚之寶，比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小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為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黍離

詩為閔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為黍黍之意。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興意。兩謂我，指靡之情狀言也。搖，即是心憂。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如此情狀，惟知者以為心憂，若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如此搖，心緒真是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小弁之次章曰：踈，周道鞠為茂草，若預料有黍離之日。

君子于役

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喚君子于役及鷄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章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堪復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鷄向時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朱注依頓挫語法直下最得。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有不能已者也。日之夕矣。句管上起下。

不日不月。是往事曷其有佑。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饑渴。則後歸有期。為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君子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由教。意輕。只是招已同樂。末句緊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即掃興。

揚之水。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以戍申作主、孔氏謂南許近申、其實不戍南許、恰像戍申、即并南許亦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藿

以藿之乾燥無潤、興已之拋棄無依、通是悲伺、不作怨詞、藿一名充蔚、一名菴間、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

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他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凶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是因極無可柰何之詞、不必強作安命語。

兔爰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賞罰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為、今刑罰本脩小人、而反加君子、則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為忠直既不容、為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閱者大、不止禍之及已。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馬興意以
綿、終遠字相應、蓋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
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實、依人之意、莫我有、視
之若無也、

采葛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葛為絺
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
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
歲、○序曰、采葛、惧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
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
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
不須摘破政刑字面、噫、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
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
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
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
以備考、

此詩願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

疑說

緇衣

此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己，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蓆字，便躍然見愛之意思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祭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敵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祭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為主，以懷字相形，無喻我里二句，順說蓋假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小序以此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仲氏即指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已 暱沾々誇美之意而段輕儂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煦々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整控馳聘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々叛大叔段々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贊美如此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每章歸重下四句首二章總是狩時事凡道他好處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要折開多才好勇看火烈具舉具揚具阜所謂焚林而田也

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傷汝頂。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成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磬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控者。止馬待獸。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板是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彌。弓梢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整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后兩驂不進。而前便有閑整氣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桶。而釋其棚。以

覆之。弓則舉。壘而教之。總見從容整暇。而得意可掬。不重在喜其無傷上。玩注亦字。是從戒其傷女看來。詩意實各開說。

清人

重責交公不善將。上馬以駕車。牙以衛車。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逍遙。兼將卒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恐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羔裘

三章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義極精而包得濶，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所關，可知孔武有力，指豹飾言，司直不專指諫君，及斷國人之是非，不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主持直道之謂彥，以德言充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寔二字，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

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鷄鳴

此詩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往弋烹調交際，皆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職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鷄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俗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昧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翱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鳧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

弋言加之，繫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

憂動中樂處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了。琴瑟亦爾
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搏拊言
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
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水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
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
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
其疎濶故思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
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
三人。

有女同車

兩章美處俱根上顏字來。翱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
狀。瓊琚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性情之和
厚。播為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
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齊女
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刺之。看詩中孟
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

此以宜有者有之。興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都子充是古
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為狂與狡

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序亦以此為刺忽之所美、非美、

禕号

以葉禕而風飄、興彼唱而此和、盖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禕号刺忽也、若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涉、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之丰号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實由悔、生也、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矜

青矜以青緣其領也佩上玉也士佩璫珉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上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維我二句有如怨如青之意

序曰子矜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

水力之微弱興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棄意讓

女所欺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誰人多矣。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危亡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暮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心于波也匪我思存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綺麗可觀如茶狀其輕白可愛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縞衣白色下蒞蔥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聊字有自足之意

野有蔓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相遇二字。適願以一
人之欲言。借賦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為民窮于兵革。男
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消

序以此為刺淫之詩。玩詩格良是。二章俱以觀字贈字為
主。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女曰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
芍藥一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鷄既鳴矣

詩人美賢妃意。只在叙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為君。而末章
尤凜乎。耽色廢禮之懼。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盈。只盈于朝門之
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堦也。匪雞匪東
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畏字。
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
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憎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曰君之
荒于內。而言已其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
故及君。言最微婉。

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儼字應還字看。茂者。技藝之美也。昌
者。才能之富也。揔不出便捷儼利意。通重在譽人一邊。

侯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侯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侯我于著，正侯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面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侯之次也。充耳，侯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纒，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果至此處，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與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興。室在寢內，閨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與居無節，故至此未句，雖屬號令，正是與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是這等早。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未句莫字，只作晏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駕言于魯。屨有纒，黃白墨散屨，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躡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躡等也。桀之特然獨出之貌，怛之惻然不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盧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便捷輕利意，仁者寬厚之意，鬣與隄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奮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魴鰈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號令也。從字最有味，唯人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美，統徒御之衆，乘會于齊，總是一個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行人以從行僕從言。

倚嗟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倚嗟字，諸則字亦是詞微。首句各兼威儀技藝說，長以體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者貶損收斂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動。

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蹌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賓射言。滅兼巧力言。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至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旨明非齊侯之子。恐無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安也。下四句。技藝之安也。舞。兼文武言。選謂于倫等最上。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成童舞象。既冠。則

舞大夏。四矢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力。禦亂。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事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政與宜岸宜獄一例。註繚戾。猶云僚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皮屨貴、葛屨賤、女字重看、裳、男子下服、之賤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襟、使治其襟、正是縫綴之事、此二句已格于可以縫裳中、朱子要形容他急促、故下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叙下、風刺意肯躍然。

好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掃句、美其飾、左辟者、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辟右、就左、賓主相接、主作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此解于安字、更為闕切。

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官、重殊異二字、美就儀容上說、如英、言俊逸、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鎮密、溫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正所謂殊不似貴人、公行公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興意止、曰、句以核、充殺、興以變、度曲也、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此以什憂也、宣驕、是倨、侮、睥、晚、橫、于胸、臆、而于歌謠、發洩、之、彼人是、是、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休、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出游似縱恣、不羈。

者故曰周極

陟岵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已。正是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猶來無止。氣銜語連。揔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間

開。有無累自適之意。泄。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老農老圃。不論其為植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遷。此意已不可挽矣。

伐檀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指用世。若謂矻矻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遇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因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寧甘窮約。決不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緊承上文。嘆美不必

推到任而不苟祿上
坎二字是摹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凄凉光景。一夫
所居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廛則一夫兼三百夫
之獲也。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禾秉猶俗云禾
把。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
不修其政。

此與有狐綏之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諱之也。只依文說。不
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貧殘之
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
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蟋蟀

通詩以思為主。三相戒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
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
字。外字。憂字。與下瞿。躒。休。照看。瞿。正是思居情
態。職。思。及。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躒。思。憂。乃。能。無。憂。
故。休。也。末。二。句。都。是。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
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証。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
居。正。指。農。事。言。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

未說到事變若就所做事內生故變故則憂也。朱注蓋其
事變三句是起下蹶。話頭若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
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看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亦不須十
分危迫。總靠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孔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
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興衣裳
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洒埽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慶酒食四句一串看日

字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始勿深思且乘時
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揚之水

通詩以蒞字為主下聞命而隱根蒞字來。惟欲蒞之故為
之隱。
后生于水。弱而后強。以比沃本于晉。弱而沃強。素衣
者諸侯朝祭服之裏衣。本丹朱而曰素。即純字意也。
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銷。黼丹朱中衣
以銷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蒞垣叔見欲奉為諸侯既見
正成其代晉之謀慶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益顯也命字作謀字者事不
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講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
潘父弑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敢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
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潘父之徒國人固勿與也
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
泄其謀耳

椒聊

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速條二字比
其將來當益盛也兩手為兩兩角為弁碩大與蕃字一意
只就人心氣勢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明且
篤便是速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綢繆

通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暗照男
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
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猴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
者過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之
字造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各字芳句皆
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
無量○星随天轉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秋杜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踽、踽、踽、就情義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踽、踽、踽、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眷戀之意、飲有扶持意、用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究、若從好邊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含蓄、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鵙羽

通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益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職之常、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倨傲自見、無自誇意、而未嘗自謙、安、邈、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非乘潘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為晉人所攻、又乘鄂侯之卒伐晉、人立襄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吉有尊榮、交集意、燠、訓、煖、服、久、則、煖、也、命

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有扶之柱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嗟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益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成煞。說是不肯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看便忒說煞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誰字獨字緊相呼。應言爭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乎。惟獨處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德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故借一物言之。首二句不必依註將子欲字喝起。只依本文平。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得題旨。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舍辨最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我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讒人自止。

蒼生于隰，若生山田，及澤中，蒼生于圃。

車隣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下章樂意已會于誇美中。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概。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後人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奇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就當此鼓瑟鼓簧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逝者其蒼言

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

駟鐵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往狩事，次言方狩事，終言畢狩事。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四鐵孔阜，繼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間，說為是。媚子乃便嬖使令之人，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奉時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羣之地。意歎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

此及時之歎、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翼獸見備、官亦見預、蓄此意最重。孔頌只帶言公曰左之、然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夫即中則射之善矣。舍板是公親射。既閒是閑暇、不必泥調習、人游而馬閒、輕車有和鸞之聲、而大載其上、總是寫一畢狩光景。○狩以講武、主習騎射、擊刺以大沒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言、伐收對大車之深收言、駟是轅端之軌、鈞衡以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頭、當轅端就

下以鈞衡、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謂之軛、駟形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繫字即在束上看、游環脅驅、制駟之具也。是二件陰鞞沃績、係駟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把駟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徐定的、兩條皮、隔駟在眼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陰鞞重在鞞上、駟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鞞、係兩駟之頭、繫在陰板一環、即績也。轂形圓鑿空、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轂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此。曰騏驎者、見齊之而不齊、毫意。

看一駕字、還重在車上。温大槩就其做人、和厚言、在其板屋用除、克雪、耻意。

騏驎駟驪、駮服之色也。龍看以衛車、不重畫龍、重合載、尚其備也。轂軸以御馬、不重轂軸、重蓋字、尚其文也。看如今遮箭牌、軸乃駮馬之內轡、駮馬逼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執前轂上、非前之制也。方何句、只是罪人未得意、胡然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伐駟孔羣言被輕甲之馬、諧和中節也。公矛以敵人、蒙伐以自衛、蓋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干大者為楯、中者為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為剛象。

奇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韋也。厭、以德之安靜言、即首章温字意。秩、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蕪葭

通詩反覆詠歎、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取。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蕪葭二句為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方、政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話。

○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是意念道他如此。非果可見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坻。小汀也。能過水使遲流。故名坻。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紆迴也。

終南

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卦之初。錦衣狐裘。言衣狐白之裘。而加錦于其上也。黻。繡于裳。言黻衣有裳亦衣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顏之移也。佩玉

將。佩之改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黃鳥

此詩以殲我良人為主。誰造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曰特。曰防。曰禦。通就才猷。智慮言。○幾曰。人百其身。謂一身有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不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便是忘之。日積一日，便以為多。緊根愛心說。

無衣

此詩以玉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袍訓滿，是綿衣。與師，泛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玉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衣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悠，我思。要于言外見。

惠親意，不要說破。路車，繁纓九就，象革二路也。瓊瑰玉，作二件看。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侯服。乃一腔離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授室者，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具訓屋。渠訓勤，言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然則運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簋，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罕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以借來當始字。以造車自與始，造衡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闕于禮意，故嘆之。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者，內就舍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看鼓所以節舞之久，則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持字看。先生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鷺羽鷺翻，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枌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穀旦，如今云良辰美景，箋曰：醜總也。欲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續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乱者，近是

衡門

此詩須會隱者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廣遠。不須粘合分析。首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着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者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晤訓解，猶今人所謂

知趣隨其歌咏言語，輒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揚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墓門，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悔禍無及，故慮其終，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以宜有之物與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本上，非在防也。中

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甃磚屬砌于徑上者，鷓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草色似之，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肯，中唐有甃人罕殘之，則成其美，即有肯鷓人莫戕之，則成其文，併張謂以虛誕之詞眩惑其心，使之無定也，憂心正承此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間。

月出，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僚美好之意，惻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憂受煩擾而悲苦也，天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默憂也，悸動搖之意，慄悲愴也。

詩通 卷一
株林

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與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水之岸也，未開曰蕝，蕝已發曰芙蓉。

羔裘

羔裘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見却不重在違制。○怵，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細味此詩于檜君所以

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鞵是也，不行則一脫齊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庶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棘人樂之，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同歸者，趨向期與之同，如一者，孚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立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萋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已，若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

而樂之。其苦趣躍于言表。無知則無賦後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後之累。然本文却無處下賦後字。要說得含蓄。

雁風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来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怛且弔也。西歸未暇。笑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誰字最可味。

蟋蟀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處者。將從容曉喻。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掘閱箋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或云閱與穴通。蟋蟀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吏。有徒。何戈與祿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營有三百。况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政可知矣。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鞞。服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

服不稱矣。媯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蒼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焰可畏。

鳩鳩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人得天，雖承儀一實本心一來。

儀包一身之兩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人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

帶弁是統儀中指兩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騏者言無他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一。○儀不忒則已之儀足以止人，非人來取正也。不忒須寬說。帶弁亦在其中。胡不萬年，重在垂法之久，不是祝壽。

下泉

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瀕于比。下貼明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黍苗比大國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隆盛。有王者，紀綱法度出于朝廷，大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湛思

詩通一卷 國風
滅澤而弱小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意。

七月流天

通章以陳邠俗之厚為主，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畧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首章備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大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兆。授衣，家長舉衣褐以授家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感葭以風而寒，粟

裂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為民言，而帶君說于耜往中田之廬以修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儀，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田峻雖為民喜，而亦無君要衣必先為衣。第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之始。

揚用脩云，說文感，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名感粟。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遲，二句，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照前感葭栗烈看，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初，中便談得女無

貴賤皆力于治蚕，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未
 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孝思。與下章搭截命題，乃以力
 于蚕桑為重耳。○按蚕之未出者，以繫鬻而沃之，則易出。
 今養蚕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蚕，非以啖蚕也。
 王章七月流火，與次章不同，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蚕事。
 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蚕事也。要認禦寒之備已
 成，意薄。如今蘆蓆，可以棲蚕。蚕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桑內
 了。只為言棲蚕之備，故重叙呵蚕之事。見得蚕而衣，衣而
 再蚕，歲之不改也。重在畢取不重愛養意。雀簞之月，并續
 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鳴以夏至鳴，蓋應陰氣之動。王陰

用事，其鳴聲尤多，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績。末三
 句總承。蚕績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獻。不曰公而
 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空
 鑿。只會其親上大意為得。
 四章看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
 符獵，非感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萋蓋得陰氣
 之最先者，蜩亦陰類。貉是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故貉賤。狐
 貴，武功是即于貉之事名之。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
 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褐，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
 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從新皆取

其皮為亦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豕。

五章因言為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螽屬莎鷄。促織也。蟋蟀蛩也。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亦鼓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入而室也。箋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章法。多用倒插。類此。

六章看壽以上。是豐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看得活。蓋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苴菜。何嘗不食。但邠民之養其老。則特有菜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為常食耳。註老疾

賓祭是老而有疾者。為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并言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纏賓祭。獲稻為酒。是一聯事。釀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調和其血氣。培養其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禱不同。

鬱奠。是果。葵菽。是蔬。薪。樗。以樗為薪也。食瓜斲壺。亦要理會去圃意。

七章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農之始也。論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之同也。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取茅索綯。即是宮功。亟其字與

其始相應見稍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未章祭韭以上。是相勸藏冰以待君啓冰之祭。下是相戒滌塲以行已祝君之禮。四之日二句。正言所以亟趨水後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塲功之故。冲有速趨意。獻羔祭韭。祭司冰之神也。祭而啓冰。重節陽氣。上滌塲。不是止掃塲地。凡農功所未畢者。汲欲完事也。朋酒斯饗。只重享君。註中鄉飲云々。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却宜玩有不容少緩旦夕意思。

鷓鴣

全詩重愛室上。俱作鳥言。正意隱隱在言外。首言鷓鴣毀

室。未言風雨搖室。皆暗指流言倡亂說。呼鷓鴣者。呼武庚也。取我予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咎二叔。恩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之必不可毀。次言深愛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自家謀國的意思。還不會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迨字。或取侮字。亦庶幾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翹飄搖自見。傳曰。徹。剝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拮据言手。卒瘁言口。互文也。惟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蓄租皆虛字、謂捋茶以積起來也、不平看、徹
土網繆、與捋茶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
一章自為一意、疊々相承、

予羽二句、驟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
侮、在其中、維音曉々、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己、蓋一身勞
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勿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序箋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攝
政、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

歸

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述勞苦說起、總

要得歸途自言意、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
及悲、從、幾、不、得、歸、生、來、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
亦見完師意矣、○謝却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層、但從
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敦字亦字、俱堪尋味、
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章皆途中意想之詞、果羸六句、作五件看、伊威亦名委
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急着鼠背、故曰鼠負、今說作
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
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畏一轉。畏此。淒涼。光景。懷亦。改懷此。淒涼地面也。若說為
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
而行者適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鶴是水鳥。知天將雨。故
長鳴。不必依食蟻註脚。鶴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
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雨耳。有數四句。舍夫婦之
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
久。無限離合感慨。盡于言外。喜幸不泛。以盡之。

末章雖極鋪張新昏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興至
其儀止。註中於者繫佩帶也。悅佩巾也。即縞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
往送之禮。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之前
章所未。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周公
二句從周公心上看。哀我人斯。繫項四國者。皇者。匡其反
側。使一于正。化者。化其惡薄。使安于善。道者。欽其渙散。使
歸于一。蓋三監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
國者。所謂殘一人而千萬人惧也。叱與道俱蒙。是皇來。將
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叱字道字意說。

伐柯

此詩作于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于已。違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升于彫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

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袞衣繡裳。便宛然有奔走

聚觀相顧贊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悲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慮。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彼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着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音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起公之常。變自如。孫碩膚有遭疑。詢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凡人之所憑以為安。故凡為安。赤鳥凡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按序說則多寓
 言否即諷刺之言殊堪令人尋味若梁作淫詩採殺誰
 與意以意中言百弟者夫子所存以備勸戒者余不忍第
 常也則本以之失則江夫來而未歸詩人子
 全給是條詩不失其常四也禮之也重首之良美皆公之
 好不難此矣
 其悲哉本章直寫自心一夫感之無子之意而公之當朝
 室盛公之而無感來野而以不惡餘限皆臣詩或計亦已
 須辭味則實與之外公體無可公顯不感是則味留詩之

詩通小雅卷二

海虞陸化

熙羽明甫雜

識男

林徵

編錄



鹿鳴○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

此是將自己設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詞大意括在入之好
 我二句中蓋設席求教迄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為主若平

平看此詩。則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己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總見其為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將示教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遨遊杯酒。平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以引起示我耳。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承笙是將兼酌幣侑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周行。渾。說。

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全聞。德只在淳厚一邊。視民不怙。是德音足以如此。非已怙而反之。乃維持于未怙也。君子泛指在位言。則效以德音為主。而帶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憲老矣。教游有從容和順之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鼓瑟吹笙。正是飲旨酒時事。和樂且湛。緊承說。重在湛字。安樂其心。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簾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燕以教。硬舍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實非待心先安樂而始好也。

四牡

通詩俱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全詩不遑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回顧翻騷兩章，但王事却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之懷歸，則繫項不遑將父母說。監亦監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敗，故訓不堅固為監。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悲兩字，渾含情。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居則坐也，啓處且不遑，則歸亦空有懷矣。

四駱駟，只叙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歎使事不已，作歌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是欲知我啣命遠，臣有如許悲惋，衷曲耳。要知此是勞詩，作歌就使畢後言。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句總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

看每章我馬一句。即是駢。二字。光景。諫不已而謀。度不
已而詢。諫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駟。說宛然是
個每懷靡及。若謂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
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隨地皆有。與心之所懷
皆然。駢。與皇。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若臨
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
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說。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
此在駢。趨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我馬四章。四平看。各載馳句。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

是無愛不問。無人不問。無事不問也。諫謀度詢。正是古使
臣問者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墜。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
內。諫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
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諫謀度詢。必諮
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諫。咨事為謀。咨義
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貶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
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事為諫。咨難為謀。咨禮為
度。咨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棟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主。二三四章意每加切。乃發明莫如

之意只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畧不相關。故未三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究圖兩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便見允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箋曰：象花者曰鄂，不當作拊。鄂是也。棠棣之花，一拊生二萼，兩相麗。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韓之然盛言為興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莫如兄弟。渾含下七節意，只平之以情親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死喪而變，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變尤慘。懷者，具衣衾、餼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威字可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上見

力求字，力上見情。

箋云：眷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淺交，曰永嘆亦非無情，但力不能相及耳。

閱墻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滅者。閱墻良朋，正相對看。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五章是上下過脈，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應。又以起下面究圖意，喪平則無死喪哀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樂侮之事亦是謏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面喪
亂一之經過而後就安寧也

儻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
感在立說孺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纏綿不舍之意
妻子好合就平日說翁者相好而無相尤也照他人具
而兄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者其孺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翁而樂之久是
兄弟樂妻孥也究圖不必推深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妻孥
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猛將世人提醒

伐木

適篇以求友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
忘勢分兼欲令人忘已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
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頌之而速之必來
常慮外慮愆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總完得一
求字

首章首句只興止第二句幾云嚶嚶而鳥聲也伐木非一
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
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終無怨悵而已文家
救饑法不得不說到泰交成治上
次章興至末以伐木盡其力興篤及盡其情也醜酒五句

對下六句看醜酒肥豕洒掃陳盞是互文速字只顧其蚤臨之意寧適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我弗頤言無使我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咎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傳曰天子八簋箋曰絜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

三章興止四句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于所親之人兄弟兼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同輩故必欲無遠民之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以喚起上當篤友也失德以愆亦只就自處說與弗頤看

外一例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率友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設燕意而寫情更為親切箋曰滑首之也謂用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醜以數曰滑連用五我字正與上文微我相應

天保

通詩以天神為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章六章各形容其盛如此雖總是極臣子之稱頌而散穀編德二意自是頌中有規首章保字照命不于常看定照厥位惟危看孔固常保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不除不庶各緊頂上說

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
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皆用虛字形容。故次章遂提保定
之最緊切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如
何。福不除。看上虛而下實也。戩有一齊之意。善亦有個源
頭。一善則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亦只在事上說。戩穀
罄。宜正是受天百祿了。惟日不足。言日之降之。而不見其
止足也。正是邀福。
以莫不興。承上二章福來。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說。五如字
疊之說。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非待莫不增而後為進
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總是形容不盡之詞。

四章首四句。只輕之。一直遞下。以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
取。日卜柔日也。擇士。選與祭之士。齊戒。致潔于內也。滌濯
洗祭器。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
祠之言食也。禴之新麥也。嘗之新穀也。絜進物品也。禴祠
所以迎氣之來。絜嘗所以送氣之往。君曰二句。是尸傳先
公先王之意。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所以為人主之多
福。只將澆訛之世。其民之巧偽智。故何如為主德之累。反
照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矣。時至成周。民風
漸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不怵。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為爾德，只是言偏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註中則象良是，却不須云助爾為德。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

采薇

雙提猥抗之故，是一篇骨子。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于此。首三章叙其始，出時事，四、五章預道其在疆圍事，末章則預道道歸時事也。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薇亦作止，是合歲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兩期而

還時也。此已明說，是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冒。

次章承靡室家來，憂止，憂歸期之遠也。憂心烈，緊頂憂止說，飢渴之苦，從離家來，戍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在途也。靡使，字就同戍人言，兩番戍役，皆有戰守之責，無暇寧家也。

三章承不遑，啓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遑，啓處，以在邊，防守言，與不遑，啟居止，就上道言者不同。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也不來，是竭力致死，以守邊陲，意暗起下二節。

成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戰而能守者也將帥
乘天子之命車故得稱路與下戎車有別戎車二句承上
起下一連說不定居只為欲克敵一月三捷言當常勝也
古者禦虜必用車戰故張皇路車戎車正以作敢戰之氣
度下豈敢定居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運
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看
○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
者憑之以運籌決策駢者並之以進退止齊翼以車之
行列言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豈不二句承武備雖盛
說來日戒日之存此戒心也孔棘即警戒之詞一呼一應

詞氣甚緊

末章要認預道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歸家有
期故預道之楊柳依依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首
歲暮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
句俱擬雨雪來遇雪行遲而又飢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
戍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盡知之
爾行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成功上以擒虜于夷作主而真本在憂心悄悄
二句前三章叙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叙班

詩通二卷

佳

十

師之感。先勞苦而後悅樂。
首章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夫將語。自天子二句。只言
隊。命之重。非師隊有名也。臣僕夫內。就有棘意。所謂君言
不宿于家。至事不留手境也。
出陣在郊。視前在敵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旄。建旄。
而設旄。建旄。已在彼牧。故際頂曰彼旄旒斯。蓋因言表章。
而無舉前後軍言之也。旒。飛揚。重在統眾上。不專取其
象。憂心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
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車者。况瘁。重在將有以感
之。

三章奮陽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奮揚。非兩時。憂
危。是感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眾矣。首四句。皆詩人叙詞。
以為天子二句。章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扼險。制禦
言。所謂峻出入之防。嚴荒服之限。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
赫。本奮揚來。襄訓除。蓋乘我懈。伺我釁。不得為除。此則
不假。攻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威名要見。守備有道。
虜不敢犯。意作已然看。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
昔我四句。重在出。以上不重在勞。黍稷方華。前歲之季
夏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于

簡、書、即出師時所受城朔方之策命也。要見即却儼然。而在塗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帥在道感慨。雨雪載塗時也。末二句全是為師征不歸。遥想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絀于簡書。

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鋪叙光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照上春日風光重發可樂處。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朔方時。不敢憑陵。此言于夷。則以去朔方後言。

便有幾世平定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觀樂也。

也。 杖杜

此詩通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暇。是方畢戍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遥度之。四則過期而不

至。故以下筮決之。杖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杖。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繼嗣我日。指往役至今日言。陽止。即杖杜

晚實之候。遑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道還不得。姓

詩通二卷 三

杖杜晚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萋々，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卉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看，將卉木代杖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祀可食，則春已暮，意擅車三句，全是億度料想之詞。匪載四句，承上起下，輕看，重在卜筮上。匪載匪來，指陽止後，萋止時言，期逝就來，筮時言，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讓，相讓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送借字生，卜有屯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

魚鱣

詩旨全重優賓二字，首二節極道其盛，已舍曲全意，下三節特抽出以贊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借有，即上多有字意。嘉旨時即上旨字意，上言酒已無羞，下言羞亦無酒，嘉與旨稍別，嘉以品言，旨以味言也。以二魚興旨多，取二者之無備，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博取以求乞，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借，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矣，借則旨而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禮意也。

嘉魚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衍，曰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設酒，殺在其中。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道，興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說樂衍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綏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樛木下垂，使甘瓟得以纍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臺

此詩要玩總注，尊賓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就其形于晉，接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保者保合太和之謂，艾者頤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後字同，保艾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此詩舉草木為興，各有倫類，臺與策是附地者，故興邦家之基，桑與揚是沃若者，故興邦家之光，杞與李是多子者。

故興民之父母。栲杻與拘桎是耐久者，故興眉壽黃耆。

蓼蕭。○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蓋天子與諸侯聯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興苑柳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慶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單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渾，在睽違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覲德意。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上，譽慶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就燕時言天

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慶。

龍猶言增重，我光猶言光輝，戒此即是德，不爽即此德之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享藩封，而永作龍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龍光不爽，下遂言宜兄弟，似頌實規。

孔燕，孔字帶豈，弟說言燕會間，見其為人甚豈，弟也。宜兄弟則因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看。

倬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謹侯度慶，萬福就得天說。

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湛露

全詩只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因美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周家盛時光景。首章以天澤厚被于物，興君恩厚及于臣，合安久足三字，纔是歎之安者無事，久者夜爨，足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次章以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興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兩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

祀棘異物，而無不得露，興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桐椅異物，而無不下垂，興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喪儀。顯允豈弟，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有分別。令字照上醉字看。

彤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最重，蓋敵愾之功，關係宗社生靈，則賜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為速矣。註中誠與速字，不是王者口氣。首二句是追原之詞，要認重其典，以待有功意。中心四句相承說饗，雖指燕言，而宗要入賜弓意。蓋弓正燕時所用，以酬賓，備賓

者錫必先饗，必用樂。蘇氏曰：凡賜于夫，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載訓，抗謂以彤弓，抗之于弓，檠使其體常正也。橐訓韜，謂以彤弓韜之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右者勸以酒，而以賓禮尊之，疇者情厚而頻，勸以酒也。蓋一獻一酢，報施已均，而又有酌爵，是其厚也。

菁莪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句最重，蓋此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矜其樂，儀指燕飲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愛，根

于中也。貝有五，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就喜上極擬其情，不是將得重貨形容得賤，休字正對沈，浮沉着休，亦即在樂中。

六月

此詩詳叙北伐之始終，前二章叙王命伐北之由，中三章叙其所以成功，末則叙班師之慶。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間包括最多，關係中興氣象最大。首章重一急字，棲是倉卒興師，人情擾攘意，戎車三句，正出師事也。哉是常服，對用字看，戎服當臨陳，乃用之，在

道故載之也。我就朝廷言，急字總看四句來。匡王國者正華夷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駢之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閑之是人去閑馬，謂舉平日所教者一試之也。維則謂

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軌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重在速與敏，而常度之不失在其中。戎服戎字，統軍衆說

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三章上四句，輕馬為寇敵之具，故鏃張以起下文耳。有顯

正形容脩廣宜，一直看膚公謂穰夷安身，功奏膚功，即定王國也。嚴統約束，士旅如號令，服賞罰信之類言。翼就

自心持軍，有戒慎而無解弛，言嚴翼處便是武事。此二句是吉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足以看，下作欲以看。○首

言我是用急，而次言應獻從容，則急中有暇。次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實吉

甫之妙于行師。匪茹是不度，順逆整居，大衆盤據也。內侵存兵，深入也。此

正孔熾之勢，幟文幟上有文也。即所謂鳥隼之章，白旆是

以帛綴旒末為燕尾，故曰總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元戎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十乘用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百二十

人所謂選鋒此先發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
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飭者輕軒分前後不得車
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
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
援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總見兵
威之盛足以掃蕩獫狁以起下薄伐文武二句是因其成
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我行永久飲御諸候似是吉甫
意中語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
如此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閱會慶受祉即蒙燕喜

說曰飲御諸侯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與燕得人
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相臣調護意是說詩者看出詩只
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贊美方外之意一步進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
又次乃及謀猷而歸于以望收功大意還以方叔元老二
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
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
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
新田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

言通二卷
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干之試自素習言謂杆獻之師衆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蒞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舛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騏即駕路車者輦第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鈎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倮革之下垂皆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其命服意同

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旒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轂以皮束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此兵車也和鸞則非戎馬所有服朱色之芾于膝則皇然佩葱色之珩于裳則瑒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戎服而威靈已著意

隼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銳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亟無以治之則散故鼓聲闐而靜澹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

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鉦可推。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不同。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蠢爾蠻荆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雖老看。克壯其猷，言方叔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醜，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嘽言其數，焯言其勢，如霆句，即自衆盛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威，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總之，在軍行時說，若認此行為真，不用戰則呆矣。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節，要認中興復古意。

既改造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兩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駕車，充滿于衡軛之間，故曰充實。且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行狩分明。是大蒐以震聲，字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土，而以有司言之，置只重車徒聲衆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戒途。

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虞人植旌。故選之。鷩。建旄。即以
統徒。皆有司預備。如此搏歟。是未然事。教。又是甫田中地
名。○周禮大司徒仲夏教菱舍。遂以苗。仲冬教大閱。遂以
狩。此詩言行狩于苗。只用其名。不必按其時也。下用會同
字。亦是來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起。
駕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時事。赤芾。二句。是諸侯入覲
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奕。者。前後繼進。彼此錯出
也。有繹者。九折有序。五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
也。要見人心齊一意。
五章方言田獵事。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故

曰調射。夫既同。二句一串。見人情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
也。不是比耦。舉業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舉之。則其左右自
共舉之矣。助我指天子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倚。只言調習。未說到
御之善。獨言驟者。驟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矢二句。相連
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時技藝之精如此。亦須根
人心競勸來。正是射夫之同處。○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
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曰矢
二參連。三刺注。四襄尺。五井儀。
箋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摧破

物也。

蕭之悠之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譟
總是形容整肅意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入君庖而又止于
得入其餘皆頒于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未嘗盈也
于征通就田獵往還言故注云總叙始終師行嚴肅全是
一段精明之氣貫徹羣心整齊百度在心則無懈怠在事
則無虧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君子又大成之本也允
矣展也對平日稱為君子期以大成說為此詩者似窺見
宣王之鮮終

吉日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事重在末二章人心鼓舞
上悉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不必歸美宣王但看下之
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躍然言外矣要見中興復古
意

祭用戊者外事以剛日也重在禱上不重誅日房四星謂
之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
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歷險沒禽只言
車馬足為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
次章只平之指出將狩之地若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
之有力者乘之耳玩既字不重在馬上歎之所同四句只

詩通二卷

小雅

三

是一句禽獸衆多莫如漆沮猶東都之有田其為天子田
獵之所舊矣非臨田而始擇也
中原蒙上漆沮來其初以地言孔有指數言德之疾行也
俟之相待而緩行也或三為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爰
其友不可計也悉率或射或御也燕天子不必拘定獲禽
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烈以曠典欲共成其盛上既
張二句即蒙上文說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
御客酌醴却是帶言

鴻雁

一篇凡三言劬勞前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築室

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于中章而仍
以感慨氣脈發之

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離散未得所止鰥
寡不專指老者凡室家相棄者皆是正見可終處此章要
體追言語意

百堵皆作句宛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為
板以高言板高二尺廣六尺五非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
矣百堵非一家也

鴻雁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時當安宅劬勞已往似不
須作此歌不知痛定思痛自有不容默之者非洞悉民窮

者不能知也。末二句重哲人一邊。總是慶幸感慨之詞。
庭燎

夜如何其。是臣下叙次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重。在不安上。夜未央。際粘何其說。若曰夜豈猶未分乎。故下皆想像其可以視朝之時。不須泥注。雖字庭燎原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看。

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孰之曰燭。

汚水

全詩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慨人之不敬也。故

極言讒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與人之不反其本亂。即指讒言煩興。陷人罪。吾言念有恐懼。脩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舉人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卒。意自悚然。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衣浚而未息也。不蹟。即指訛言之人。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不能忘。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慮。自不能什然也。

寧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視彼。曰訛言。自彼譖我。曰讒言。敬是戰兢。臨浚履薄意。

思其興言不興也。此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鶴鳴

全詩托諷之旨，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誠明好惡等字目，俱傳注以己意貼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逐節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曰樹檀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粗直可憎。

祈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

見役之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征。見役之非法，俱重在久。後上靡所底止，言遠役無已時也。責祈父以責王。

白駒

此詩總是深惜賢者之去。疊々相承說，繫維公處。金玉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實都是將去一時語耳。

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逍遙加客言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著不得一過接語。一朝一夕，非可言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嘉客

對主人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逍遙也。公侯逸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久長，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遁思以高蹈之懷，言曰：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懸挽留極苦。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相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避心矣。送來辭榮長往之夫，每每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去真聞經國之言，則賢者何不留作公侯，乃為此出位之思乎。

黃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集

啄粟以喻人之害已，即所謂不得其所也。此是顯比，不我肯穀，不相周恤也。不可與明，休戚不相知也。不可與處，強凌弱，眾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而思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樗自蔽，言無所居。采葑采葛，言無所食。各不我蓄，皆魚居食言。婚姻之故，向重看，見得以親誼望彼，求我新特。我字作彼字看，不責以歡貧趨富，見得未必恁地惡薄。責以棄舊憐新，見得他或者脫不得世情。其實此人原自厭貧，詩人特代為諱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願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願男女之賢。大意重似續妣祖上。蓋鼎建全為似續計，而兄弟相好，生男以梅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故首尾頌禱及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即歡樂之義，或云是祭名。

首章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在近，故臨之秩，言旋繞也。南山在遠，故望之幽，言朝拱也。竹苞，喻下面根基

之堅固。松茂，喻上面結構之牢密。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相好無相猶，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暗含後面室家君王。

似續妣祖，本築室之由也。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幾廢復舉，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墻垣，四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西南其戶，百堵以內之制也。居就朝廷言，處就宮闈言，笑語則通內外言，俱舍似續意。此章築室，便再起下垣墻堂室，居處笑語，便再起下攸竿攸躋攸寧。古者作室，以治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牢密也。堂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無兩大意。註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廡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脊柱。宇是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革者。振羽。夔革也。矯翼者。奮飛也。攸跡。作實。看中。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室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冥是遠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為與突。西南為與。東南為突。攸寧是順。聖躬養天和之謂。

○六章徽起。前面嗣續一段。憂勤而埋。後段生男女的。張本乃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經畫言。乃占二字。與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樣朕兆。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

七章設為占夢之詞。祥字全在下二章照出。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蚤豫教之法。爰曰裳。晝日衣也。衣之裳者。明當主于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純朱黃朱。色有淺深也。庶服黃朱。以國為家室。而為君。摘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主。俱未然事。寢之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卑賤。楊疏謂是禘。

兒被箋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為事故其以紡

無羊

詩重中興考收而未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
阜開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論
誰謂字打逆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為一羣至其羣數
則不可悉數九下其牝以例其餘也羊苦不和牛苦不安
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
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畫圖衆差敘述總見其盛若以人
順物情為物所為盛反看小了別其色有三十樣非每色

有三十也牲兼祭祀燕享說何豈負餽薪蒸雖雜俱是寫
景不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粘收來說爾羊來思舉羊以
見牛也矜矜有堅強之狀不騫不崩無損折之虞是
一正一反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汚故曰群疾
畢來自野入家也既非自家入牢也

衆魚旒旒只是恍惚之意非入變魚旒寢旒也豐年家室
內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瘁意陰陽
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生聚不繁旒何所
統故夢旒而魚則為人衆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節南山

言經二卷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經領。其目在用入行政。詞俱刺尹氏。而尹氏得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凡言天言民。俱以聲動尹氏之心。即以說王心也。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人行政之善。下五章。有民字正與此相應。

山谷本虛。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入行政上見。喪亂弘多。疊上句。懲指心言。嗟指聲言。惟周一句。一連說重。在秉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而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惟以安民言。毗以君德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具瞻相應。下為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慰具瞻而疑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容。訪弗任。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罔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際上地教他平心。不要這等人以誤國也。疏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婿相謂曰亞。昊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回天之責歸之人。天方荐瘡。則窮極矣。故曰鞠凶。民言無辜。則反常矣。

言通卷
故曰大屐。君子。卑指尹氏言。如屐。以行政之勤言。如夷。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惟不能。屈。且夷。故天不。弔。亂靡有。定。象鞠凶。大屐言。武月。斯半言。不備而降。凶。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國均也。紀綱。洽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弟躬。弟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有終不改之意。駕彼。四牡。三章。相承說下。感。云者。舉世皆亂。若見天地之狹也。須知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意。

不懲其心。與前胡。憐莫懲。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敢戲談。相應。篇中。惟天子是。毗。一句說王。而此章。明指示出王之。不寧。為下說心章本。

我訛爾心。要本感悟。誦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蓄也。○此篇全為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持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潁動王心處。

正月

此詩大率以憂訛為主。訛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

詩通卷

三

言通二卷
在王為內寵。蠱惑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繁霜雖言天變。訛言雖言人亂。然天變特喚起訛言。下皆承訛言說。獨對衆者。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癩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癩從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癩憂。不先不後。即胡俾哉。瘡之意。訛言之人。安得好言好醜。就毀譽言也。莠害苗之草。莠言即害正之言。兩自口可味。有悔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動與衆違。侵侮自不免矣。

三章言已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首四句一連在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國上。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臣僕。從祿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災禍之苦。享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煞了。○禽經云。鳥向啼背。接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瞻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興天之于人。善惡無別。方殆。正訛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昧。兼福善而側重禍。滂邊。伊誰云憎。緊根上說。正見造惡之不可救。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訛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辨莫之懲指君言召彼四句自臣言而臣莫能辨政由君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具曰予聖心實懼禍繆為大言也烏之雌雄亦是借言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儂也則不見天為高躋者累足而行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總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適之意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脊謂近于道理非無此理而謾言之也全在禍亂難容上見得今之人即訛言之人虺蜴是借字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

專指自己。

七章是作詩者即已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嘆王之不用即終其承懷章意也抗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為修己治人之則執我仇是苦東傳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于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抗我如不我克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然照着末句燎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前七章皆憂訛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皆由于此滅

周是未然事。終其永懷句，接上淫虐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窘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無棄爾輔章，與上句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僕平對。亦與上棄輔將伯文勢相似。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總用之賢，故曰屢顧。屢字有旁招之意。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念國句，是

念國之信託，以為虐政者，階亂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看○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訓旋，是周旋，繼繼之意。念我獨兮，當作我獨念兮，看憂心憂國憂民也。

此二句，是卑小者而豐大，數三句，是寔陋者而富足，無祿與有穀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念我無祿不同。末二句，承掾喪來，惇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全詩專為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者不用其良句及艷妻字明指著幽王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詳十月為純陰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則正在朔也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為陰木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干寄宮辛寄在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箋曰微不明也

食說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即所謂日月告凶矣不須兼月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了下豈曰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不減正打着告凶二字

燁：單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繼之此不足為異在時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搏其外是以復出不寧以震動暴戾言不令以平時失序言為咎為陵因沸騰萃崩來以雨為主入暗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一年，三川震，岐山崩。國有六卿以分廢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艷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蠱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故下文遂備陳皇父之惡，抑此六句相遞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際

眼上來，徹我牆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來，又是徙居後事，蓋惟不時徙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此章合下章德舉作都一事。乳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欺君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士之卿也。禮歲內諸侯二卿，不慙遺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攬。日者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末二句與亶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德見皇父但知有財而已。龜勉從事，即徙前遷徙之後也，只借以契被諂意，諛即諛

之于皇父無罪遭諫即下民之孽也匪降自天即叫起由
入句相聚而言曰噶再三申說曰皆皆陽為相說情狀而
轉背便相詆毀諫人之及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
而好譏者實由皇父
我里孔痲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財民莫二句是困于殺
正見其孔痲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
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不徹指貧富勞逸之不均
言不敢效我及自逸有悲天憫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止
是無可柰何而安之

兩無止

此詩通以君臣之義責去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冀其必
反之意當以各敬爾身一句為主
首章姑為怨天之詞以發責人之端曰斬伐四國則有罪
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慮圖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
舍謂置之于飢饉伏則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以屯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
所命民之所定也舉正大夫見羣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
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暮見曰夕曰莫肯夙夜朝
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節猶未深責
諸臣只備言入離以見王宜改圖為惡即浚節好佞惡直

意

如何昊天際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
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
自盡耳敬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
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虔相畏亦只是
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入己天人兩層
戒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諸以
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惜日瘁即上文所謂我勸曰瘁有
言誓不信去又不敢勉自效吾敬身之誼意聽言不須說
是王欲聽其言只是聞王問及耳答亦是據事而言但不

肯盡言極諫不是面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容身畏罪情態
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多重在下句

哀哉章蒙上聽言二句來匪舌是出與書不啻若是其口
出句法相似由裏之言啞為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
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章皆歎時事之
窮以原其所以離居見得我非不體汝若情但所謂敬身
者不若此耳

棘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久
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
上說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看方見仕之棘且殆語意只

重正人一邊。

謂爾遷于王都正挽其夙夜朝夕敬身以事王也不曰難仕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出言時亂思泣血其苦楚情狀如此乃是其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若果為無家則出君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有作之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孔氏謂人淚必由悲聲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晏

此詩以講歎回適作主而歸然于王之不斷不絕則歎僻而喪亡至矣

回適即指謀臧二句言臧不臧以成事敗事說喻之譬之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他自家夥裏也原有相知相詆不必是黨邪伐正下面兩具字全從渝訛生來具有衆口一詞之意謀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首自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煽惑王言我視謀猶即頂小人看厭字多字俱含王心不斷意我龜二句不過引起之詞發言盈庭正是謀夫乳多誰敢執其咎正是事用不集執其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為已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危則死之然後謀定而事

以集。若口倡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
象哉。句象上貫下。而匪字與兩維字。口氣極緊。而是字正
反一匪字。先民是善謀。所出程先民。即是大猷。邇言是粗
淺鄙瑣。無關社稷生靈之計者。聽是上人聽之。爭則辨以
感其聽矣。聽字爭字。固是不斷之意。而却重在邇言上。不
潰于成。與不得于道一例。就築室言。
聖哲謀。肅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
是以該下四德。故特提言之。或聖或否。要看得圓融。言否
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睿而作聖。
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

之德。凝而作艾。訓治。謂有條理也。如波流泉。言善人為
群。小所消沮。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
事。善既沉淪。國亦與之俱敗矣。

不敢三句。呼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
亡之禍。在他字中。亦須含蓄。只以隱禍言之。乃得。凡禍必
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相率以及禍而已。安得不
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眼。而吃緊在一

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

以鳥上達乎天、與已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念昔先人、只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明發二字有味、見一日間營為之初、思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為我、父母與懷蓋常恐辱之也、舍下面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當法與當戒者、意在戒、一邊貌之恭、曰齋、思之睿、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以儀言、克訓勝、謂勝乎酒、而不為酒所勝也、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敬儀要說得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箋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令寢為已子也、穀所以終來菽之興、似所以終螟蛉之興、然作文亦須順講、所謂穀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兩載字、與兩斯字相應、邁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謹儀教子、然此只發他一跋、不可自己處、我日而月、須看得圓活、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與俱至之意。夙興夜寐。疊上二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握粟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人之意思。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足以自穀也。是處亂世。的要訣。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是個謙和的人。小心是個畏謹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如履冰。又。不

止。如集木臨谷。

小弁

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讒。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興意。取歸飛字。蓋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矣。或云。雅鳥。即慈鴉。亦取反哺意。幾云穀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兩何字。重致其審。以援被廢之由。微有自友無缺意。

平易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感之則痛生。興止四句。

翰窮盡也。言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如擣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用老。疾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興。恭敬。是且視暮撫。不敢輕賤。斬伐意。瞻者。仰望故事之誠。依者。顧慮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嚴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興已獨無所依泊。譬彼舟流。以被逐

而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興中二句。

鹿性易驚。猶憇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寧莫之知。寧字是怪嘆聲。口人字只泛言。

瑾路塚也。左氏道瑾相望。兩或字與雅字相應。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看。非殘忍之忍。淨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君子信讒四句。一順說。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酌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是上直受意。不究。根不惠來。苟加惠。必不遽信讒言。而究察之矣。持如掎角之掎。三方

持之恐木真而本傷也。施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戒王不謹言，推原致讒之本也。業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纔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母逝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母發我苟言，稅膳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逐，終不忘親之意。

乃言

通詩俱是刺王之聽讒，以致亂，借始既涵則王之病根也。

若以讒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辯。人何難除。只苦王之涵容不察耳。

亂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已威謂讒言之肆虐太憮，謂諛人之罔極，兩予慎深致其審。有天庶幾墜我，使我得免于讒意。亂如濁亂，朝綱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當讒字看。初以始生之屯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借始既涵一句中，談着讒人之猾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是全篇中王要害處也。容讒信讒，則不喜君子已在其中。如怒如社，頂上口氣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

字相應。造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間而已。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君與臣剖心折肝相信。何盟之有。况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屢盟二句。正承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怒二句。而反之。乳甘二句。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長暴餒三字。無淺深。但長自屢字意來。暴自盜字意來。餒自甘字意來。止共謂止于共職。無出位之思也。與請共之請字同。四章總言小人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他人二句為主。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也。莫是

品節裁成曰秩。即。是莫字。免遇大則獲。比讒人遇智則。遇字着力。只緣未遇君子。故得以藏其奸。苟一遇之情。偽立見矣。柔木均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之不同。故必以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典。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邊。須說得渾融。蛇正形容。碩言出口之度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故曰自口。朱註下宜也。二字是斷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以起末兩句意。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賤惡之。非真居河麋。言其地位卑也。

非真有微燠。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詞拳訓力。亦屬
勇邊。勿悞作權勢看。

何人斯

言出本為絕交而作。却為望其來之語。胡逝不入等語。俱

以華也。嫌刺其譖已。蓋既已譖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開

以華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自

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既譖之。使失位。寧有復唁之理。不我可。根不入唁來。蓋逝

梁而不入唁。此其意全不以我為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

如今。以我為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

次。燠二句。照看。

不入其門。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躡閃處。不媿。正言。可媿

也。側重下句。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皇遽之狀。

疾如飄風。就徒聞其聲。看出自此自南。則影響絕不相聞。

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疎我而又若

近。意其親我而又實遠。適足以攬我心矣。胡不二字。與攬

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詩通二卷

胡不二字。與攬

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詩通二卷

胡不二字。與攬

脂車、是逝、梁逝、陳之託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一字宜玩、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字與可字反、即云不我可之意、難知、照心易自見、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德多方攻詰、使無說耳、

伯仲是同官實話、燠、麋則是借字、吹、麋、吹、燠、指、謀、國、議、論、不相乖、忤、言、及、爾、如、貫、只、承、上、二、句、看、如、貫、者、心、孚、意、契、若、相、連、而、不、解、也、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暴、公、譜、已、在、前、故、獨、言、詛、也、說、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遊梁不入、情狀宛是鬼域、而面目則猶是人、少不得與人相見、則情安所逃、極者、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我、而又譖我、說

巷伯

詩旨重首、二節、兩成字、正是讒人罪狀、為下投畀有昊之

案

姜兮二章比意、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姜菲無所指、止是小文之貌、錦文如貝、謂之貝錦、此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哆、不是星、只擬其微張、傳曰言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最有味、成是南箕、有曠、充展布之意、太

甚言其所為之忍也。誰適與謀言，誰專為他畫，這計較詭秘一至于此。緝字從絲，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翩字從羽，翩者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言語上說，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捷是習于應答，幡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譖言譖人之言也，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遷，既字作終字看。好猶揚，有志得意滿意草，猶慘，有懼禍不測意。視者，鑒觀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所以憐恤勞人也。再說箇誰適與謀，比前自覺恨，投之有吳，即視此驕人

之意。通節皆設為痛惡之詞。

揚宜下濕，故揚園為下地。畝，田之隴也。丘如田隴，故曰畝。丘從揚，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聽之者，警惕此心。如事息，皆可招誘，而取此草之言，以自防也。非是空聽，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讒口。岡極不止，及一人而言。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受道絕焉。

此詩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興比各止四句。

維風及雨、風發而雨繼之也、有相頌意、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迴從上而下曰頌、有風便有頌、亦周旋不舍之意、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維予與汝如遺、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谷風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木、猶能及之、然且有萎死之草木、比已之交、誼雖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

蓼莪

通詩是傷已不得終養意、以哀、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痛絕、

匪莪伊蒿、非莪變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之所望、莪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哀二字、聲氣畧歇、以父母連下句看、併比父母、譬比子、只取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民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孤子、怙瞻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歸、生氣本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拊防其驚畏也、畜時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頌訓旋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視之也、復謂頌之又頌、反覆視之也、腹者、懷抱于腹間、

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劬勞處德，就人子所效于親者言。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山高，大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

大東

通詩總是哀哉憐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困役傷財作眼目。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非是，嗟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友人，而怨之也。詩柄所謂告病全在此處看。首章興意，以饒與秣字起，砥與矢字饒滿，則不平，挾曲。

曲則不直，蓋反興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後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顧之出淨，舍情未發。箋云：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疏曰：禮蓋盛黍稷，吉祭及賓客之也，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腍，用七載之，出于鼎而升之于俎。杼軸其空，非謂無杼軸，是杼軸上無徑緯也。既往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困役傷財，參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葛屨履霜，已無道路淒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憐人可見。

契工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工寤歎。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悼人。槩指東人說此章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嗟之詞出之層疊耳。作兩截便誤。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羣小得志在內。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兼財力言。政與悼人可息之意相左。舟人私入。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僚是試。不是私入居百寮之位。言得百寮之寵。俸任用。以見其安逸也。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入之暴殄。不必實指酒珮之供。漿即酒也。璵。訓瑞。珮。璵者。以瑞玉綴于佩紘也。漢有光而無

明。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未說到監我困苦。致訓隅。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隅然。終日終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一即是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章。

織女至箕斗。絕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盛言下土之空虛也。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幾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以輸載言。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庫、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載施句。總承啓明三項說。

維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翕舌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嫉意態。特寓言于箕斗耳。未嘗怨天。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况。不要着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則是遺禍根因。

四月維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災蒸困人。天亦有似乎忍。故以興已之遭禍。宜為先祖所不忍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興亂離為害。則無處可安。瘼矣二字。言亂離來病入也。其聲淒然。○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興民穀而我害。其情相懸。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已也。秋日冬日二字。作時看。註禍亂日進意。參用鄭箋。不是此前三章興意。卉是草木之通稱。殘賊就靈國殃民說。興意以山有美財。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暗指王說。禍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叢集也本上殘賊釀禍來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是無情之水猶若為地所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蓋反興也有即春秋不有寡君之有是沒有這箇人在心上匪鷄四句承上莫我有來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惟以告哀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北山

通詩重不均意獨賢是不均好名目宜以首章朝夕從事

為主言借工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勤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

溥天四句詞平而意串走重在王臣一邊大夫不均亦只言不均勞而已

傍字從旁有苟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經營四方者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燕之重言之見安之甚息偃之偃作卧字者偃仰之偃作俯字者偃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德覽國事亦然故曰鞅掌風議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

者相形。看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己而已。隱然在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自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不辦面目。不出于頰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重猶累也。謂空自煩懣一番。

小明

此詩是西征大夫因已之勞。思共人之逸。而以立朝天義。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連前心之憂矣。等語。俱非怨

詞。看三章各畏字。分明自己。亦有勉思。請共之意。

呼天意輕。離者。徑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共人是在朝共事。相得之素者。含愁在心。非知己莫可與譚。而身投遠荒。無由得見。故念之涕零。罪罟就王事。不堅固。說勿作君之刑罰。失宜言。

懷顧謂懷思而顧念之。遣怒本役事未畢。說采蕭獲菽。正見歲暮時。收拾過殘年的光景。自詔伊戚。與衛風自詔伊阻一例。是以分義自安。非自然不能見幾之說也。興言出宿言既卧矣。復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法度不測。

無恒安處。句。喚起下意。請是自請之請。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處。共爾位之共。請共云者。自請以敬。共其職也。親賢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關切。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有諷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狝臣。全侯。良友。

鼓鐘

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一句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自見。末節只說箇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言。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伐。擊。纔真是鼓。始訓動。憂結于心。為

為。始動而不寧也。淋人君子。泛指周之盛王。懷加允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纔露出德字。德之不回。如同濞于樂。固遊于逸是也。其德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同。微。却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嘗說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雅。是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是以籥而協。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僭。馬貴與曰。升歌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為主。象音並作。以

笙為主、磬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間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約首章是通篇冒子、如言享祀安侑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已引起萬壽後祿等事、逐章事神受福次第井然、以敬字貫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所澆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佐之、倉貯之于

室、庾積之于場、以為酒食、以字指黍稷、言享祀祖考安侑、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安安坐也、侑是恐尸未飽而祝以主人之辭為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濟、有盛備之意、滄、有駿奔之意、兼主祭與祭說、此句直管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枋、以求神言祀事句、項上二項說、繫作省牲看、省其色純角正之類也、蒸嘗只泛言祭意、剥烹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廟、獻牲也、西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枋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虔尊位、儼若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皇尸曰象故曰饗萬壽即是福、即是慶。
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乎彼乎于
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車前九句重合象人之敬以為敬意踏踏管下二句莫
莫管為豆向為俎而牲體肥碩具物以從獻而燔炙畢陳
為豆而穀物之內羞牲物之廢羞無不恪以三項皆獻尸
事賓客已與祭不重並戒上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
錯綜互飲為錯交錯雖無少長亦須從賓客說下要知此
是導飲非祭畢之燕卒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
此上三平者總要推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下章總承此三章說。

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
無過差也禮兼禮文禮物言祖賚是祖孝孫主祭時醑尸
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而以嘏
之物往于主最為明析苾芬即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
稷匡救即前濟、滄、錯、莫、之類如幾謂所欲即得
如其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
之齊者整而不亂稷者敬而不緩匡者端正而無跛躄較
者戒慎而無怠弛極者至善之謂萬億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一正所謂永錫爾極照章首二句應側重
在禮容一邊
五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蓋受祝告送尸徹饌豔私四
者皆畢祭時禮節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
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謂告終也俎位是復未祭時
所立之位無事駿奔矣致告安孝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廢徹諸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
徹所獻之豆也不遲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緩褻之意燕
私要認備字

末章豔私受福而徹之與豔者之慶詞與上章末二句是
一時事豔與祭不同樂具入奏者聲歌雖異樂隨則同
也緩者受祿而安固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後祿非必
指子孫為沒然觀人心如此權悅如此祝誦則後祿之緩
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
陳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
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
又就此處補完遂無後微滲漏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稷盛瓜瓞犧牲俱一時

春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初無先後。而以黍稷為重。薦瓜
獻牲。虔要見其樂盛。並薦意。

首章從治田說起。為奉黍稷章本。明根。禹甸來疆。理正
田之。事而東南。又疆理中事也。疆如衣里為井。十里
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遭一
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狹而廣之為洫。又廣
之為澮。為川。此言南東其陂。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
井中通水小道。陂是沿遂的小水。此地勢東南下水。必趨
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使
溢在南邊田內。故為陂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

南溢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之籍。此陂以為之
障。東其陂可例。南東二字。要看澤洽。或南或東。或東南隅。
皆有。故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陂。便知理之密。
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盛而偏。故言霰。雨欲微而潤。故言霖。霖雨雪雨字
虛二句。串下土膏饒洽。承天澤來。優餘裕也。渥厚漬也。霑
濡澤也。足充滿也。

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酒食二句。要見人
心。權悅以奉祭意。昇尸是安侑之禮。昇賓即却特牲三獻
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亦以為神也。

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適際瓜熟殺劑以為茹而并
獻之禮所謂苟可以薦者莫不成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祐
○祭以清酒二章通作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
膋以上是既灌迎牲事必豢以上為既奠升奠之事孔明
總承上兩段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鸞刀以
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鸞刀只以啓毛蓋此時牲已殺
矣取血在啟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燂膋在奠
熟以沒此時猶未燂血膋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
不重求神于陽也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也事

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孔明者終始不遺節次不紊子謂
甫田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
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此
重農一念則斂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
秋祭時然不必泥

首章是從公卿斂散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義疊相承
倬者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
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
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十千只是田數自古

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適南畝亦是本省耘之初。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烝髦士是進而嘉其黍稷之盛。慰其耘耔之勞也。髦士是農之通稱。二章是言公卿舉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疏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新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欲承上省耘。又欲証以祭

法。便說不去。只索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覆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耘。以者魯孫以之也。獲字見得農夫不敢上獻而自強。取之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禾易本耘耔來。不怨承善有來。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也。○看來此章是首章今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稼以在野言。庾以在場言。倉以處之。承廩一。邊來車以載之。承稼一。邊來此止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散。俱取給是矣。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願

言二卷
福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羨公卿上，允願望之詞。既與前章相關，以魯孫是若一句為主。

首章從首句平，通下一氣直趨末句，擇其種者，不雜以
根莠也。飭其具，田器使不澁鈍也。以舊年事說，既備句
承上以起下，以我覃耜二句打轉，既戒來播厥百谷，打轉
既種來，庭直不參曲也。碩大不低小也，指始生時言。魯孫
是若本穀士女克國，用說。次章重在除苗害上，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舍者言，既早

自孚甲始舍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
舍，曰孚曰甲，皆粟皮也。甲在米外，若鎧甲然，不根不莠，本
擇之精，耘之密，來總指苗之已碩者，去四蟲對下田穉言。
穉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穉之穉，祈田祖以除害
者，蓋魯孫嘗瑟琴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冀天澤，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滄四句，本上祈
甘雨來，先公後私，乃朱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本文還重
雨澤，以次均沾意。穉是未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束曰穉，
束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輦載之所不及者，滯謂刈之
散亂者，一莖曰穗，此皆收成狼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

到處皆有餘惠及人亦曾孫穀士女意也故願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
孫挾婦子以省耘君悅乎民也此則收穫之際農見曾孫
之省歛而相告以往德民悅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富
雖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捍禦力也文當作來裡祀方
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稱願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
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
會之所據天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

海一王人心一統上看韜是蔽膝之衣不兼弁看而韜弁
韜衣在其中韜是韜之深色其色真然作字重在天子親
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琫琕之上飾玉為
之琕鞞之下飾珧為之珧蜃甲也天子玉琫而琕珧諸侯
盪琫而琕珧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
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裳者華

此詩要提起前章疊上贊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
寫有自亦像美諸侯體我遺通就洛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入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

言終一卷
人者。此便合。文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
一身者言。有慶即譽。慶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
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
儀者。則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泛就設施言。到維
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朱注先提在前。乃倒解法。左右是
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慶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
不竭。宜有此互見。總是言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
德非一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与上有字
不同。

桑扈

此詩頌禱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教作主。匪教之念。正是
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戢那即匪教之在平日
者也。首章受天之祐。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興取桑扈交飛而有文。典君子上交而獲福。樂胥指豈弟
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發者受祐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
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
是已然事。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憲重戒。
足以為憲上。指屏翰中修已治人。附眾威敵事也。非法其

言匪教、重在上、看此篇言祐福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屏翰、哉、是收歛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交、就燕時

鴛鴦

此詩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皆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福祿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斬芻曰推、粟食曰抹、艾是受、圖膺貢之意、不單指鼎養、綏是雍熙寧謐之意、不單指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合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頰弁

此詩反覆道自己設燕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幾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棹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鴛鴦松栢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比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滅對炳、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滅、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懽然、聚天倫之樂、則滅矣、

如彼二句，是泛以天道喻人生。是光陰幾何。駒隙易邁之意。非着自已與乎燕者說。維燕際承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維字有生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牽

通詩為燕樂新婚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首章是追述始事。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欲如此。凡燕會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跌出德音來。括之當相樂也。

辰是嫁之及時。來教來相助。戒內治也。不是言語。燕指同牢之禮言。譽樂也。即韓姑燕譽之譽。或作稱揚其德。非是無射亦只是一時情思。不可到說後日去。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羨新婚之極。而無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庶幾是冀望之詞。止與維字緊。呼應無德。本令德來。析薪而其葉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興。解我遘爾猶難得見爾。覲字指上來。括來教言。心寫其饑渴之懷也。本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由。以寫者。末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章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勿泥註總叙始終。

青蠅

全以無信、讒言為主要其終，挫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首章以青蠅對讒人，故屬興，重在止字。

箋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榛所以為藩也。罔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構，訓合，一人而構塌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旨只無俾太急一句，足以談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

賓善者，若第三章初筵溫恭，則始未嘗不善，而終繼以淫矣。首章初筵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凡偕以上，是未射時事，下是分射時事，此章言酒者三。曰飲酒，凡偕。曰舉酬，逸。曰以祈爾爵，皆為射也。左右是賓之分列于筵者，秩言其坐次，凡殺實于豆，核加于邊有楚者，別無器也。維族者，陳其物也。凡偕重在肅敬，如一上鐘鼓既設，遷宿懸之樂于堂下，以避射位也。儀禮主賓一獻一酢，主人又酌以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時主人乃舉以飲賓，謂之舉旅，賓舉于阼階之東，主舉于阼階之西，往來交錯，禮度安閑，所謂舉酬逸也。送次

詩經

卷

六

其才相近者曰比耦。發彼有的二句，是射者心上自期。如此不可作自伐之言看。曰祈爾爵，則非謂自飲矣。次章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爵，即是祭飲舉籥舞以詠武舞，舉笙磬以饒八音。洽者，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百禮自迎牲以至獻尸，言士者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錫爾句，總承禮樂說，以奏爾能，就洗解獻尸，酢以爵受而飲之言，佐食，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

客所酌之爵，再加滿此之謂，為此說者，只為看室人是執爨一類，不知此亦賓也。酌彼康爵，兼賓與室人言，康爵，即是尸所酌之爵。

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賓之初筵，不粘射飲祭飲說，溫其恭，即抑反，二其未相對看，反，尚知顧禮，幡則欲顧而不可得矣。抑，猶自縝密，悌則欲慎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疊幡幡秩，以飲酒之常禮言，反，抑，是也。惟為酒所困而不知其常，此所以幡悌。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言通二卷
之傲頭容之不直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之肆，亦上屢舞，起下側弁，令儀反之，抑之謂也。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數語一直說下。分明寫出代他羞媿情狀，言有言也，語之入人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謨存其中，在鎬以居重，取輕言，豈樂以若臣同遊，喜起一堂言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發出所以然

之故

采菽

全詩以彼交匪紆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敬從厚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君子兼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氏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玄衮，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歎以為薄，蓋云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次章有喜其至止之意，其旂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謹飭。

詩通

卷

七十

之度寓于其中。駢服外兩馬也。駟合服而言。赤帶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帶服于腰而垂于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于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踰。此雖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匪舒是。送儀容上流露。出中心敬謹來。天子所予。一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衆匪舒看。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設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殺邦亦只就來朝說。萬福就寵衆君恩開看。平之訓辨治。

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一敬意。左右之敬。亦諸侯之敬也。此兩章言獲福。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此章舍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舍在朝而言處止。正以決福之必媿耳。麗維二字。興葵脆二義。葵者真知其忠愛之素也。亦以匪行知之。脆有厚積之意。優游是處。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懼請不得已而來也。須得形容贊嘆之意。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望王以厚及薄。篇中說民。不過借小民家來比方。而意實重。在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攘爵位之兄弟也。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龜。同心之意。遠字。暗指信讒。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邊說。做者。故其所為也。就作為邊說。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幾。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遞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友相為病。

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道。不是的。以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是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是。正所以免後之覆敗也。如食白言其貪黷無厭。如酌白言其櫻取太甚。宜字。孔字。以嘻笑諷喻。行其警戒。六章中前兩教之義。而禁止之。正無昏遠矣之意。四句一反一正。如塗白。蒙母字來。微歎。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讒佞所間。便是。

末二章總是感慨，說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屢者不一之詞。式居應不肯遺棄，說屢驕益長其諂，諂之氣也。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蠻貊用憂之，世變之下也。

莞柳

此詩德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母自賤，母自賤為主。始則慮極欲以求于我，終則慮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貪欲無厭，而加禍于我，俱根甚，猶來甚，猶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知。意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狐

偃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蒞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畏周，遂沿襲以至於滅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要者不必分。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亂離，狐裘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聲華，末二句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望是快觀之意。

臺益句見其冲淡。綢直句見其閑雅。臺益者以夫須為益，戴之于首，緇操者以緇布為冠，撮之于髻，綢密也。綢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髻也。免耳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帶是身飾，厲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蠶是髮之上卷，箋曰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必垂厲以為飾，匪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采綠

通詩俱是托言，如卷耳載馳一例，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薄言歸沐，念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韞弓綸繩亦未嘗言從之獵，鈞只擬歸時相與之事，耳觀奠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真是如自擊之，却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黍苗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疊下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乃統率之謂。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道言，連營建功，夫在

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赴工之以如恤其饑寒等情。

或在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

謝功色得廣肅。周備整齊之意營之經度董治之有方也。征師兼在道作邑言烈。勇于趨事之狀成之以撫循為激勸有以成其烈也。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

以溝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心寧兼親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

隰桑

此詩並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舍避不謂意。

葉幽者葉之深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固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為賢者之音而孔膠又要在已與賢兩心孚契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為直截。

豈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字藏字。正相應。何日
忘之。承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依注。一氣轉下。有欲道而
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意。若謂恐忘。故不言。
便是有意。非真愛了。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
等描寫。

白華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
說。各章首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為正比。餘皆反比。
白茅束兮。謂束野菅而漚之也。獨字與束相反。
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傳曰。英。白雲貌。露亦有

雲。幾曰。白雲。下露。彼可以為菅之茅。天步艱難。暗指以
孽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訓圖謂思也。
○灑池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
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為下燥。張本
念字。就人倫大變言。非僅懷其寵澤。
鼓鐘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燥。即傷懷。勞
心意。邁。即不猶意。

絲蠻

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苓相似。其初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已
志。順本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

期望口氣

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已也。教之誨之望人之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拔已也。

幾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喻之。

斲葉

斲葉兔首。只就燕上指其一蔬一餚。以見主為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藉此以待賓。舉斲葉見蔬不必嘉蔬也。舉兔見餚不必異膳也。嘗之指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以是字正指斲葉。

箋曰。凡治兔鮮者毛魚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燔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奉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酌雖屬賓。亦是主有以致其酌。

漸漸之后

全詩以愁若久役為主。自首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若意已盡矣。次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遠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々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搭總承。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微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微也。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蹄者亦污。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畢是好雨之星，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箋所謂將有大雨，微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苕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說。

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去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歎待其民，抑且歎之不如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憤鑣之類。箋云：狼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輜輦，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入輓以行也。

卷

卦以寶字

士乘卦車類人

三四章各言此

全書與是卦

原曰何草不黃

變為黃者

後云刻者之華

